

各地來鴻——致張其昀先生函

美國通訊

顧毓琇

五月八日曾赴紐約，九日參加雅秋先生主持之「中國文化會議與會中西人士七百餘人，午宴時有賓州參議員史考特 (Hugh Scott) 演講。此人為少數黨少數黨領袖。曾訪臺北。近來與尼克森總統主張一致，對我亦甚友善，憶當年吾兄任教育部長時，囑弟赴烏拉圭之孟都，擔任聯合國文教科學組織 UNESCO 大會中國代表團顧問。後弟推薦程雅秋先生代表。而史考特參議員是屆適為美國代表，故與雅秋先生為舊相識。本年五月初，烏拉圭之女畫家愛蘭娜女士，亦到紐約，故九日又得同席也。又憶吾兄長教育部時，陳通伯教授任我國駐聯合國文教科學組織之常任代表實為吾兄之舊屬，今其夫人以遺書贈送吾兄創辦之中國文化學院亦，可見淵源之連續。適得凌叔華女士信，云任教或須待休養一時期後(適醫生之囑)，但六月間，故宮博物院召集之國際會議，波擬應邀請先返臺北參加，並親自攜帶通伯兄之骨灰返臺，關於墓地，弟擬建議於張貴永兄教授墓旁，擇地安葬，費用由家屬及友好籌募，不知尊意如何？勿勿不盡，即請著安五月十六日(按墓地事，本校已經決定完全同意，待凌女士來臺親自察看後，再決定墓址。)

韓國通訊

陳伯豪

五月晚春，格外清爽，杜鵑盛開，連翹染黃。生本擬於月底環東南海岸，然以譯文工作稍忙，只有作罷。生現為此間某一詩人同人會「詩與詩論」的同人，因之，每期均得提出作品，或評介或創作，此正為考驗及訓練生之語文園地，實為幸運也。又，趙琦英小姐(韓國畫家)已接奉董事長之大鴻及入學申請表，不解之處，生已為她作了最詳盡之說明，她現正在蒐集各項證件準備向中國大使館提出申請。生將助其一切手續之事。慶熙大學趙總長暨夫人擬於六月初至月底訪問東南亞，首途將是由本校邀請。趙總長約可在六月三日到達臺北，然確定日期，趙總長決定後將奉函董事長。陳寧寧同學已於月前再度來韓入梨花大學研究所攻讀語學，情況甚佳。生等在韓國之表現均還不差，一切之一切，均以宣揚中國文化及吾校為己任，為前提。

孔秋泉

曉公吾師賜鑒：謹凍者，慶熙大學總長趙永植博士近中數度相值，囑代問候師座安好。張秘書長與唐大使接受榮譽學位時，趙總長亦多次提及與本校之密切關係，以及對師座之敬仰之忱。生乘機會將本校近來之發展，以及韓語組學生之踴躍，韓國研究之熱烈，當面報告。並謂今後因兩國經濟、貿易之突飛猛進，語言之交換學習已成為必要工具。昔之冷門科目，今乃一轉而為熱門，可見曉公夫子之有遠見也，總長乃點首稱是。

好個「霍」 小玉「煩妳」 快叫「四郎」 探母「來」

的演出是相當成功的。本校創辦人張其昀，訓導長龐宗儀，教務長謝文治以及國劇名流程派的高華先生亦前往觀賞，他們觀後均一致的讚賞，認為是一次成功的演出。

【本報訊】華團藝展前(卅一)日晚七時半，在南海路國立藝術館演出國劇「霍小玉」。由於參加演出的同學，平素勤奮學習，因此這次在舞台上頗能駕輕就重，勝任稱職，隨着劇情的變化，高潮迭起，頗獲觀眾雷動的掌聲。

前日晚「霍」劇要音拉得好長，就喜歡。明天我演「思凡」，是獨角戲，一個人上台很害怕，人多的話，我就壯胆了。張素貞(飾霍小玉前段)說：「初學時苦一點，現在不覺得苦了，但是如果別人演出時能多看，細心研究劇情，自己上台時就更能自在，不過我每次上台都很緊張。」邵佩瑜(飾霍小玉後段)說：「我家裡人對國劇都很愛好，我自己也很喜歡。」白小娟(飾丫環)是戲專梁秀娟老師的女公子，她俏皮的說：「我第一次上台演戲，覺得很好玩。」呂德明(飾家院)說：「我演的是老生，我父親也演老生，」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這次算是我們科裡盛大的演出，我只是盡自己的力量去做，因為是半路出家，不免有錯，希望大家多鼓勵。」張毅民(飾報錄人)說：「我對這方面有興趣，演來不感吃力，只是排演時苦些。」

四郎探母(全本)

楊家將楊令公之四子楊延輝沙灘赴會，失落番邦一十五年，改名木易偽降與鐵鏡公子公主成婚生子，夫妻感情融洽，一日延輝悶坐宮中，聞得蕭天佑出兵九龍飛虎峪，極欲探母會弟，乃與公子密商盜得蕭太后令箭，出關回到宋營，見母晤弟並與髮妻泣訴養懷，惟因五鼓天明必須交回令箭，否則即有生命之危險，一家悲痛之餘，延輝乃辭別而返，但太后正發覺盜取令箭之事，堅持將延輝正法，經公主一再向母后求情，延輝才得免死。

今日劇情

請聽「霍」劇演員們怎地說：任東勝(飾黃衫客)說：「我八歲開始學習國劇，我父親也會幾齣。」程燕齡(飾李益)說：「在台上我是十足的男人，其實我是實實在在的女人，有時不能忘本，常會做出女人的動作。」

張燈煌(飾龍套)說：「我這種角色最可憐，有時站在台前，照相機鏡頭也不對準我，心裡總覺得有點不是味道。」李希中(飾校尉)說：「我站在台上就發抖，越抖越厲害。」

(本報記者鍾國慶)